

【当代文学作品阅读经典】

名家名篇



美文欣赏



名家名篇精粹之作 美文奇葩倾情呈现

MingJiaMingPianMeiWenJingXuan

精美短文是最纯粹的，也是最纯美的。作者用最简洁的文字、
最真挚的感情写出所见所闻、所历所感。
让我们共同阅读这些美文，与作者一同感受那美的意境。

人民日报出版社



名家名篇

美文精选

Ming Jia Ming Pian Mei Wen Jing Xuan

史为昆 主编

人民日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当代文学作品阅读经典/史为昆主编. —北京:

人民日报出版社, 2007. 7

ISBN 978 - 7 - 80208 - 326 - 4

I. 当… II. 史… III. ①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—中国—当代

②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17. 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13178 号

书 名: 当代文学作品阅读经典·名家名篇美文精选

主 编: 史为昆

责任编辑: 紫 玉

装帧设计: 孙希前

出版发行: 人民日报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金台西路 2 号

邮 编: 100733

电 话: (010) 65369524 65369530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170 × 240 1/16

字 数: 3900 千字

印 张: 360

印 数: 3000 册

印 次: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80208 - 326 - 4

定 价: 560.00 元

前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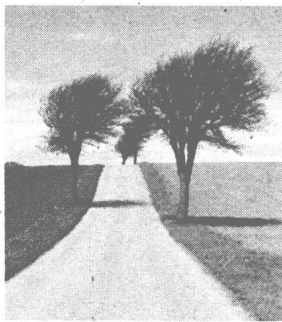
美文是精粹的，也是纯美的！美文作者总是以最简洁的文字、最真挚的感情将自己的所见所闻、所历所感，呈现在广大读者面前。

从本书所选的名家美文中可以看到作者对生活、对艺术、对大自然、对动物等诸多的感怀和真诚阐释。

如贾平凹的《语画·土地之神》，写陕南一个小镇镇长，与当地群众如一家，他在群众面前没官架子，群众在他面前不做假，寥寥几笔将这个镇长描写得生动深刻，发人深省。

又如陈忠实的《三题任世德》，作者阅读一个普通人任世德的传记《一路走来》，从中感悟出“正直和善良是一个人品质 and 精神的基石，不受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的左右，若受到这些因素左右了，正直和善良的色泽就会消失”。

再如席慕蓉的《花事》，作者写道：“荷花刚长出新新的叶子来，我手上拿着诗集，心里有一种很难描述的快乐，觉得很平安很满足。”“对我来说，读诗和写诗也和荷花荷叶一样，每次都能把我领进那一个不大一样的世界里面去，在那里，心中没有任何的负担，我只是喜欢反复温习那一种恍惚的甜蜜和忧伤。”从这些优美的文字中读者可以和作者一起感受那美好的意境。



目 录

A辑 名家欣赏

大凡艺术作品，比如一首诗，一支歌，一篇文学作品，当然也有画，其中都有秘结的。

鸟在枝头上叫，不要问它在叫什么，只要叫得悦耳就是了。

贾平凹近作欣赏

- 语画 贾平凹 / 001
散文之悟——以贾平凹为例 谢有顺 / 014

李敖近作欣赏

- 我的原住民意见 李 敖 / 019
散文之力——以李敖为例 谢有顺 / 026

李国文近作欣赏

- 话说张居正 李国文 / 030
桐花季节 李国文 / 039
散文之散——以李国文为例 谢有顺 / 045

铁凝近作欣赏

- 遥远的完美 铁 凝 / 052
散文之情——以铁凝为例 谢有顺 / 061

余华近作欣赏

- 灵魂饭 余 华 / 068
我的第一份工作 余 华 / 077
散文之体——以余华为例 谢有顺 / 081



阿来近作欣赏

- 能量的故事 阿 来 / 088
- 直面死亡 阿 来 / 094
- 散文之重——以阿来为例 谢有顺 / 098

朱增泉近作欣赏

- 朱可夫雕像 朱增泉 / 103
- 散文之闲——以朱增泉为例 谢有顺 / 115

周涛近作欣赏

- 狗狗备忘录 周 涛 / 121
- 贪官九像 周 涛 / 129
- 散文之大——以周涛为例 谢有顺 / 132

梁衡近作欣赏

- 追寻那遥远的美丽 梁 衡 / 136
- 散文之工——以梁衡为例 谢有顺 / 142

卞毓方近作欣赏

- 少女的美名像风（三篇） 卞毓方 / 148
- 散文之识——以卞毓方为例 谢有顺 / 156

刘长春散文欣赏

- 纸墨 刘长春 / 160
- 散文之意——以刘长春为例 谢有顺 / 169

B 辑 名家论道

只要我们触目这些石精灵，我们眼前就会矗立起一批坚强的群像，这些用肉体生命建造起来的精神象征，给后人提供了一种精神向度与价值指归——由短暂走向永恒。

-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朱自清 / 176
- 更衣记 张爱玲 / 182



任何事情开始都是梦	周 涛 / 188
有话对你说	韩小蕙 / 193
石头上的永恒	朱以撒 / 198

C 辑 名家说人

透过萨哈夫现象，它让我们发现，精彩语言与心灵碰撞的火花是一碰就有的，也由此说明文学的真正魅力并不是吹出来的、评出来的，是与读者的心灵碰出来的。

新闻部长萨哈夫	朱增泉 / 203
陈瑞献现象	季美林 / 212
刘焕章这个人	黄永玉 / 215
财富	李天芳 / 220
三题任世德	陈忠实 / 225

D 辑 名家读书

知识，怎么格杀得了呢？

知识，本身就是发展着的生活的纪录。全人类的文化怎么格杀得了呢？

三峡舟中的一出悲喜闹剧	唐德刚 / 230
书和回忆	黄永玉 / 236
关于诗歌的严肃思考	叶延滨 / 239

E 辑 名家抒情

我只是喜欢在忙碌与紧迫的一天之后，在认真地扮演了种种角色之后，可以终于在灯下，终于在夜深人静的时刻，拂拭掉心上所有的尘埃，与另一个自己静静地相对。



额娘	冯秋子 / 245
花事	席慕容 / 251
越剧里的爱情（三篇）	钱红丽 / 258
日常生活中的逻辑	鲍鹏山 / 262
我们是女生	龙 莱 / 266
我的婚姻	李宗奇 / 273





大凡艺术作品，比如一首诗，一支歌，一篇文学作品，当然也有画，其中都有秘结的。

鸟在枝头上叫，不要问它在叫什么，只要叫得悦耳就是了。

语 画

□贾平凹

一条线的故事

画完《一条线的故事》，我醒得了这么一个道理：大凡艺术作品，比如一首诗，一支歌，一篇文学作品，当然也有画，其中都有秘结的。秘结包括了回忆，思念，向往，或者愤恨和哀怨，我们读李商隐的诗，读到“春蚕到死丝方尽，蜡炬成灰泪始干”，之所以觉得好，是因它勾起了我们自己的情事，但是，李商隐这首诗绝不是为我们写的，古人也不会像我们现在的作家为写作而写作，他一定是给具体的人写的，一定有着一个凄美的故事发生着，遗憾的是李商隐和那个具体的人死在了唐朝，我们无可再知。

《一条线的故事》挂在了展览厅，看的人很多，都在猜想这个故事是什么。有的说画家曾经向富有的人借过一元钱而没有如愿。有的说画家可能有过一次将最简单的事处理成了最复杂的事的经历。有的说是不是画家赌博过？

“故事肯定是有的，”我笑了，“可你们说的都不是。”

“那是什么呢？”

“为什么要知道呢，鸟在枝头上叫，不要问它在叫什么，只要叫得悦耳就是了。”

避暑图

这是一个夏季，是太热了，天上没有一疙瘩云，阳光就像一把一把的针往地上扎。树呢，树呢？远远已经没有树了，屋外只有一棵竹，独竹。

我见到的汉子就坐在竹下避暑。他热得剃了头发，脱了褂子和鞋，恨不得把皮也剥了去。面前的土场上堆满了白棉花，那不是白棉花，是一团一团的光气越涌越大，光气中的狗都腿软了，伸长着舌头喘不过气来，墙头上的一片瓦在惊，嘎嘎地爆裂，有碎末落下去，墙下的浮土立即冒起三股白烟。

名

家

欣

赏



汉子一直在想，想不通的是家谱上的一句记载：“八百年前，这里是原始森林，祖先避乱于此。”这是真的吗？八百年来，少一棵树就多一个人吗？多一个人就多一分污染吗？乱可以避而暑却没处可避啊！

向鱼问水

成语里有“与虎谋皮”，我画的是“向鱼问水”。画挂在墙上，来人总问这是什么意思，我对不同的人或答：

有鱼的地方必然有水，海在哪儿，河在哪儿，塘在哪儿，泉在哪儿，人问鱼，鱼都知道。

或答：

人渴得要命，向鱼要水，鱼在陆地上都要渴死了，哪儿还有水？

或答：

人与鱼吵架哩。

其实，画就是画，看着能悦目就是了，我们欣赏鸟声还管鸟叫的是什麼内容吗？

海游图

因为身体不好，我不大出远门去旅游，但心是耐不住的，常常就幻想去了某个地方。自读了《离骚》，差不多的夜晚都往星空上张望，企图能看到那风车云辇。每临一条什么河，就希望那里是洛水，有甄氏在波浪上缥缈。到了今夏，突然想着去海上，但真正的大海我是从未去过的，于是便坐在藤椅上，为自己的一次海游精心设计。

我是这样设计的：海游一定只一个人游，人多了心总不齐，出门在外闹别扭了会败游兴的。不坐船，坐一辆车，车是用这把藤椅改造的，它不需要豪华，但要舒服，我可以在上边坐着侧着或躺着，能随便打嗝儿，抠脚丫子，左右扭了脖子想看什么看什么，懒得看了便闭上眼睛。拉车的当然是鱼，鱼要男鱼，得有力气，不要求太英俊，鱼和中国的男人一样，一旦英俊就女性化了，那是不中用的。我就坐着这辆鱼拉的车从东海到太平洋，从太平洋到大西洋，把它的，印度洋只转一圈就到北冰洋。

我这么设计着简直是做了一回庄子，又在纸上画出了海上的“逍遥游”。妻说你这是做黄粱梦呀！我说，黄粱梦好么，古人做梦是梦，我却落了一张画啊。



鹿 树

我的书屋很小，且一年四季从不打开门窗，还要挂上厚厚的窗帘，什么时候都亮着灯。屋小而严是能聚气的，空间越狭窄想象越丰富，尤其在当屋中放的那个巨大的汉代陶罐里燃上一炷香，看着一缕直直如线的青烟，脑子里就再不安分了。比如，屋外正下着雨，想雨点与雨点之间有多少距离呢？如果身手敏捷能不能现在到大街上去不被淋湿呢？又比如，门总被来访者敲响，来一个人会不会将其图像就印在了门上呢？那么，门是不是一层一层人的图像叠厚了呢？再比如，昨晚是做了一个梦的，梦见屋后有一片树林子，又好像知道这屋子是盖在古时的狩猎场上，那一定有鹿，鹿长着分叉的角，一群鹿拥在一起会不会是一片树林子呢？那这片树林子一定是鹿群了，鹿，福禄寿的禄……

脑子里乱七八糟地想，觉得有意思，就用文字记那么一段，可有些是难以用文字表达的，那就画吧。

《鹿树》就是这么画出来的。

文革的故事

父亲去世已经十二年了，我时常会在梦中见到他，但梦醒起来让我数天难以安宁的是梦中的父亲总是苦愁着脸。父亲原本是乐观的人，好客，喜爱秦腔。他的一位曾同校教书的朋友给我说过，父亲习惯在夜里备完课后，和一拳头般大的面团，擀一撮面条，在小煤油炉上煮，一边煮一边唱秦腔，筷子就在锅沿上敲节奏。是“文化大革命”的运动，将父亲的命运和性格完全改变了，他受到了残酷的迫害，也曾企图自杀过，虽然他为了妻儿老小仍活了下来，后来又得到了平反，但从此他丧失了生活的信心，喝劣质酒，常常就醉了。父亲最后是患上癌症去世的，他的病与心情关系极大，当我从数百里外奔丧回去，看见了已经停在灵床上的他那愁眉苦脸的模样，我的泪如雨一样落在地上，以至地上湿了一片。我向妹妹询问父亲临终前的情景，妹妹说她先是看见父亲突然脸上无声地笑了一下，还以为父亲要说什么，近去看时人已经没气息了。妹妹的这一句话，安慰了我许多，心想父亲终究是摆脱愁苦了吧。在过后的百天里，我梦到过几次父亲，他都是不说话，似乎从我面前匆匆走过，脸上却还是愁苦着。我将梦境的事对母亲提说，母亲说，过了百天就不会做这样的梦了，如果你梦见你父亲穿的不是旧时的衣裳，脸上也不苦愁，那亡灵就转世了。但是，十二年了，父亲在梦中的形象仍是苦愁，这怎能让我安宁而不害怕呢？

昨天，二十世纪的倒数第二个晚上，我又梦见了我的父亲，早晨起来在床上闷了半天，窗外的马路上正有一队欢庆新世纪的队伍走过，我趴在窗口看着，





想：一个世纪就这样过去了吗，我的父亲，包括千千万万的人以他们的苦难完成了这个世纪的历史吗？欢庆的人群不知喊些什么唱些什么，形成轰轰隆隆的市声，这里边又有多少鬼魂的呼号？！就在这个下午，我的一位画家朋友召集了一伙人去他的画室品茶吃酒，说是要守这个交接之夜，但是，酒过三巡，却都研墨铺纸叫着画画，画画是我们发泄欢乐和烦恼的主要方式。我原本想画画我的父亲，画父亲昨天晚上在梦中的模样，画到一半便停笔了，我不愿意画出父亲苦愁的脸，突然涌动了画一画“文化大革命”，我奇怪的是从没有学过素描，却极快地完成了这幅画。

画完了，我把画笔扔了。

“好！”朋友们称赞着我的构图和笔法。

我却说了一句：“父亲应该上了天堂，或许就重新转世了吧，但愿他在梦中让我看到的不再是苦愁的脸。”

大家都对着我笑了，原来苦愁着的一直是我。

梅 园

文学上经常有这样的事情，有人写成了一本书，喜欢在扉页上标明以此书献给某某人。如此的作品仅仅是一种礼品，而礼品往往并不是真正宝贵的东西。但是，我们读李商隐的那些爱情诗，我们都说好，甚至永远记住了“春蚕到死丝方尽，蜡炬成灰泪始干”之类的句子，我们却永远不知道李商隐是写给谁的。李商隐绝对有写作的对象的。真正的艺术作品，文学的、绘画的、音乐的，它都有着写作者的秘结，只是秘结无人知晓。所以，我们并不懂得李商隐，甚至不懂得除“我”之外的任何人。

八年前我进入了一座园子，园子里梅花灿烂。

那是大学里的一座梅园，我在一块石头上一路坐到了天黑。返回时，有萤火虫在前边带路，它自带着光，我听见了有学生在栅栏外吟哦郁达夫的诗：

曾因酒醉鞭名马，
生怕情多累美人。

友 谊

画面上站的是我，坐着的是邢庆仁。

邢庆仁是一位画家。

我们曾一起在深圳何香凝美术馆办过书画展，展名叫《长安男人》，实在是长安城里两个最丑陋的男人。托尔斯泰说过幸福的家庭是一样的，不幸的家



庭各有各的不幸，其实人的长相也是这样，美人差不多一个模式，丑人之间的丑的距离却大了，我俩就是证据。

和邢庆仁来往频繁始于二十世纪之末，到现在差不多已四年。四年里几乎每礼拜见一次，我还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大的毛病，友谊日渐坚刚。我想了想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可能我们都是乏于交际，忠厚老实，在这个太热闹的社会里都一直孤独吧。再是，我也总结了，做朋友一定得依着性情，而不是别的目的，待朋友就多理解朋友，体谅朋友，帮助朋友，不要成为朋友的拖累。中国十二亿人，我也活了近五十年，平日交往的也就是七八个人的小圈子，这个小圈子且随着时间不断地在变换，始终下来的才是朋友。那些在阶级斗争年月里学会了给他人掘坑的人，那些太精明聪明的人，那些最能借势的人，我是应付不了，吃些亏后，就萧然自远了。人的生活就是扒吃扒喝和在人群里扒着友谊的过程，所以，我画下了这幅画。

这样的画我同时画了两幅，一幅庆仁索要了去，一幅就挂在我的书屋，庆仁那天取画的时候，说他读了一本书，书上有这样一句话：穷人容易残忍，富人常常温柔。

“这话当然不仅指经济上的穷与富，”他说，“你想想，事业上，精神上，何尝不是这样呢？”

我想了想，就笑了。

黎明喊我起床

我在西北大学居住的时候，窗外是三棵槐，两边的稍小，中间的那棵高大，竟将一枝直伸得挨住了窗台。起先我还谋算着怎样把这一树枝砍断了去，担心着有小偷从那里过来，后来树枝上筑了一个鸟巢，才打消了念头。

我将我的书房叫：三槐堂。

我在三槐堂里写我的小说，一直要写到深夜，第二天便起得晚。鸟巢里住着一对鸟夫妻，与我相安无事。到了秋天，鸟巢里有了三颗蛋，夫妻俩不知道为什么在吵，吵得厉害就打了起来，竟将两颗蛋撞翻跌碎到地上，鸟夫也从此飞去了没再回来。鸟妻后来把幼鸟孵出，每天从外面叼了小虫子来喂。我的孩子最兴奋它们喂食的样子，老鸟在拍打着翅膀，小鸟将嘴张着，两条腿努力地往起站。待到小鸟能扇着翅膀学飞的时候，它只能飞到窗台，又赶忙飞回巢里，胆小得不敢飞下树去。但是，有一天老鸟又出去觅食了，到了傍晚还没回来，小鸟就饿得吱吱叫，我的孩子从浴缸里捞了些鱼虫放在窗台，招呼着小鸟来吃，它果然就飞过来吃了。第二天，老鸟还没有回来，我们便知道它一定是在外面出了事，或许是被人打死，或许吃了有农药的东西被毒死。我的孩子就哭了。





她就一日三次在窗台上放鱼虫喂小鸟，喂过了五天，能飞高飞远了，就不再来窗台上。

这只鸟慢慢长大了，就一直住在那个巢里。它是一只勤快的鸟，每天醒得很早，就站在树枝上喳喳地叫。它一叫，我就起床了，孩子也就起床了。

我们称这只鸟是“钟表”，我们听得懂“钟表”每早在喊：“起床！起床！”

看好门户

我的老师曾给我说过两句话：群居守口，独坐防心。在人稠广众里我的话是少，这倒不至于耽怕言多有失，实在是口头表达差，常常是与人争吵，三句两句被噎住，过后了方想出当时应该说一句什么样的话便能将他镇住，悔恨不已。但是，我的心最难守住，尤其一个人在床上的时候，脑子里有一群惊乍的野马，想功名，想利禄，想一些奸佞人如何对我欺诈和诋毁，也想一些女人是怎样的妩媚。于是我就拿了书来看。我是不能在床上看书的，看不到一个小时便犯迷糊。犯迷糊去睡觉太耽误时间，后来寻着一个办法就是爬起来画画，画画是越画越来越精神头儿，又可心系一处。

记得有一个晌午，天下着雨，隔窗望着一根一根的雨把天和地作合在了一起，心就七想八想扭成麻花了，先去厨房里找东西吃，吃罢了还不行，就提笔要画画。《看好门户》就是那天的作品。画的时候我醒悟了庙里的和尚为什么要敲木鱼，因为有节奏的木鱼声，它可以让心安静，专注诵经了。《看好门户》画的是一只狗，狗很大，几乎占据了四尺整张的纸，我想我的心门口应该卧着这样一个东西。画毕后的第三天，有朋友来，说：看门户的狗应该是狼狗，你画的狗像宠物狗，能守住门户吗？而且这只狗也心思重重，还不知在胡思乱想着什么呢！我看了看，也觉得是，却说：即便画个狼狗，心乱如虎，那也无抵于事，花花世界里做正人君子已经是很难的呀！

古城人家

这一幕我记得真切。

那是一个黄昏，我才进了西安城南门，一位极时尚的女子立即让我心魂难守。我是一个外貌丑陋又衣着粗俗，但内心精神又颇现代的人，遂尾随她走。我自信我不是流氓，我尾随是要多看她几眼，并感念着她给予我的激动和喜悦。

我不远不近地跟着她走过南大街，又走向一条小巷。我想起了唐人所作的那篇《任氏》，说是有个叫郑元的人自个骑驴在街上走，猛地碰见了任氏，一时惊艳，就策驴一会儿走到人家前边，一会儿又落在人家后边，欲要搭话，却又不敢。见任氏袄襟处掉下一条手帕，急道：哎，掉东西了！任氏捡了手帕，



斜眼看他，郑元胆就大了，说，这么美的人儿，怎么步行呢？任氏并不羞怯，却笑了说：有驴的不让嘛！郑元忙翻下驴背，说：我这驴实在不配你骑的！你若肯，你坐了，我能跟在后边就高兴得很哩！任氏说：是吗？郑元说：是啊！任氏也不扭摆，说：那我真要坐了！坐上去，郑元驴前驴后颠着跑。

我不是郑元，我也没有驴，我跟着那女子进了小巷了，女人却进了一家极破旧的四合院门，再没有出来。这女人是住在败落的古宅子里，这是我没有想到的，我有心也进去看看吧，那院门口蹲着石狮，龇牙咧嘴的，我就不敢了。

华山玉泉院

上个世纪的80年代，我曾三次去爬华山，每次走到玉泉院，因故没有上山，就回来了。第一次在玉泉院的时候，碰着一个道士，他坐在一间开窗的小房中写字画画，许多人都去求，他是给我写了四个字：“海风山骨。”从那以后，我给人提说华山，说华山是一块完整的白石头，险其天下，是真正的山，是父亲山。

到了去年，我终于爬上了华山，在山上看到一块石刻：“太华顶上玉井莲，花开十丈藕如船。”非常地喜悦。但那次坐的缆车到了北峰，后又由北峰坐缆车下山，没有经过玉泉院。

回家后，常常琢磨：一个玉泉，一个玉井，华山是不是就这两个出水的地方，如果是，水根怕是连接的，而水又是怎么连接的呢？

今早起来，突然想着要画画这两个地方。先画的是玉泉院，画着画着画了院前的那棵树，记得那日阴冷着，大树中天而立，威风高翔其上。

月亮地

2000年在河西走廊。一日，穿过戈壁一直往南去寻找那个居住着哈萨克族人的村庄，月亮都已经出来了，才走到祁连山下。祁连山上没有树，也没有草，却十分的明洁，这使我大为惊异。“地灵有久处，山明可常游”，这是古人说的，我们就坐在那里歇息。同伴们都到一条小沟去掬水喝了，大呼小叫，我静静地坐在那里体会这身心的安妥，蓦一回头，不远处的坡畔站着一只兽。兽极安详，我招了招手，它没有动，我喊了一声，它还没有动。我认不得它是一种什么兽，揉了揉眼再看时，它转过身慢慢地走了，走了十多米远，迅疾而逝。同伴们听见我的叫声过来了问怎么回事，我说我看见一只兽了。他们问什么兽？我说是牛。他们说：不可能是牛，这儿哪会有牛呢，一定是狼，或者是黄羊。我说是牛，牛才是安详的。他们便一起说：恐怕什么兽也没有，是你幻觉了。他们这么说，我也觉得是不是幻觉了？望着一片月亮地发疑惑。





鹰

鹰仅仅是一个符号。

那是一个夜晚，我在大街的十字路口等人。人是陌生的，又是女性，但我们总是搞错方位，不断地通过电话联系。我们都是在这个不大的城市生活了几十年，平日每一棵树都熟知身影，却偏偏在这十字路口犯迷怔，简直是中了邪了！我望着头上的天，月亮是三分之二的圆，但一朵云倏忽飘过来，恰恰掩在月上。这时候有一个黑影从对面的楼台上蹿上了空中，是麻雀或是蝙蝠我不知道，而瞬间里我却认定它是一只鹰。鬼晓得哪儿来的这种感觉，我想起了写过《浮生六记》的沈三白。他是在蚊帐里吸香烟，烟缕袅袅，他说过那烟里飞动的蚊子是云里的鹤。鹰，这座城市里的鹰，今夜飞临在我的头顶，它在空中飞行了数圈，样子徐缓优美。

这一夜一定是有意义的。

人是出现了。我还在四处张望，一辆车迅疾地向我驶来。在我的意识里，街上的车都是有了灵魂的，是狼虫虎豹所变，这辆车却分明是一匹马。马有长而密的鬃，有结实滚圆的臀和健拔的腿。这马不是本地的劣等马，它应该是从徐悲鸿的画里跑出来的，是大宛的，腿上生云，背上有翅，出汗香而为血。车在我面前戛然停住，车窗摇下去，陌生人冲着我微笑。月亮在这一刻里光华了，月亮在车里，我明白天上的月亮为什么有了云掩，古老的成语原来是有着形成的原因。

我们就那么站在路边，相互交代着事情，默默分别了。原来是一位叫欣的朋友委托的一宗小事，我们的会见却如此周折，我却庄重地行事，似乎欣是上帝，这样的相见是上百年的安排，一个地球上的人等待着另一个星球上的使者。车在夜色里消失了，它真的会永远消失了吗？我伫立在微寒的风里，觉得几分残酷。惘惘怅怅地回来，睡是无法睡的，便在清洁的纸上作画，我先画着了那只鹰，再要画一匹大宛马的，但马立起来成了一个女人。我想，我们是会再见面的，因为我的志向豪华，我的远行里不能没有鹰和马。

于是，这个古老的城市将演义着一段美丽的故事。

邻院的少妇

她其实不住在我家隔壁，在一个城市里，是我的熟人，女熟人。那天她牵着她的孩子来见我，穿着牛仔裤和一件紧身的有着紫红色碎花的上衣，倚在我的书架上和我说话。窗外的阳光正好，一只麻雀又落在窗户上。我说，我给你画个像吧？她说，画我呀？画我什么？！我说，画你是个少妇。她就让我画起



来，但她总不能固定姿势，一会儿呼叫小儿不要撞翻书桌上的陶罐，一会儿又看着我栽的盆花说她要送我一瓶干枝梅，然后就不停地说到新近某某商场有了什么家具别致又便宜，问我身上的T恤衫哪儿买的应该给孩子他爸也买一件，后来又说她的母亲和婆婆。画到一半，她要过来看画得像不像，我不让她动，她说，你要把我画漂亮些，不能画出我的近视。我说，漂亮女人多半都是近视。她还说，你发现了没有，我嘴有些歪，这不能画的。我说，电影明星好多都是你这个嘴形的。

像画好了，她站在画前端详了许久，说，这是我吗？我说，哪儿不像你？太像了！她说，好像有些太美了。

她做姑娘的时候，回头率非常高，但她从不理会，傻乎乎的，说话有些冲。做了少妇，清纯依然清纯，多了许多妩媚和温柔。

平日为人画像，画成了都让被画者拿去，但她反复地问我，你满意么？我说满意。她就说，那我就不硬要了，给你留下吧，画成一幅满意的画也不容易。

女人最好的年龄段是少妇，做少妇的女人真好。

孤独地走向未来

好多人在说自己孤独，说自己孤独的人其实并不孤独。孤独不是受到了冷落和遗弃，而是无知己，不被理解。真正的孤独者不言孤独，偶尔作些长啸，如我们看到的兽。

弱者都是群居着，所以有芸芸众生。弱者奋斗的目的是转化为强者，像蛹向蛾的转化，但一旦转化成功了，就失去了原本满足和享受欲望的要求。国王是这样，名人是这样，巨富们的挣钱成了一种职业，种猪们的配种更不是为了爱情。

我见过相当多的郁郁寡欢者，也见过一些把皮肤和毛发弄得怪异的人，似乎要做孤独，这不是孤独，是孤僻，他们想成为六月的麦子，却在仅长出一尺余高就出穗孕粒，结的只是蝇子头般大的实。

每个行当里都有着孤独人，在文学界我遇到了一位。他的声名流布全国，对他的诽谤也铺天盖地，他总是默默，宠辱不惊，过着日子和进行着写作，但我知道他是孤独的。

“先生，”我有一天走近了他，说，“你想想，当一碗肉大家都在眼睛盯着并努力去要吃到，你却首先将肉端跑了，能避免不被群起而攻之吗？”

他听了我的话，没有说是或者不是，也没有停下来握一下我的手，突然间泪流满脸。

“先生，先生……”我攥着他还要说。

